



從抗戰期間搶救珍貴古籍的一段館史說起

盧錦堂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主任

一、遺編萬卷不尋常

「國圖藏珍」是本刊新闢專欄，主旨在於介紹館藏珍貴古籍文獻，藉此彰顯本館與一般圖書館不同，亦即具有保存國家歷史文獻、發揚傳統學術文化等特色；兼且緬懷前輩同人辛勤付出，以誌不忘。本文首先敘述一段與館藏善本古籍有關的往事，作為專欄的開場白。

民國 22 年，本館前身國立中央圖書館在南京成立籌備處，初期所蒐集圖書文獻稱得上珍貴的並不多見，直至抗戰期間，經由上海幾位有識人士協助，組成同志會，進行秘密蒐購，因而獲得大量可能流失的善本古籍，此舉可稱最具規模。下面就是其中一些經過。

二、狼煙起處偷蒐藏

七七事變後不久，日軍進攻上海，除英、美、法等國租界外，上海其他地方都告淪陷。江南一帶向為我國人文淵藪，而當地藏書世家不少善本舊籍卻燬於戰火，即使僥倖得免，無奈書主為生活所苦，不得不忍痛割愛，這些珍貴文獻於是流入上海古書市場，敵偽華北交通公司、梁鴻志、陳群等人，以及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搶著蒐購，志在必得，連北方書商也打著如意算盤，紛紛南下。

如果政府繼續坐視，兵燹之餘的古籍很可能全落入外國人手中，說不定將來會有一天，研究我國文史的必須留學美國或日本。有見及此，私立光華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

大學校長張壽鏞、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及文學院院長鄭振鐸、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等幾位仍留在上海的學者專家聯名函電重慶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建議中央蒐購。重慶方面想到當時國立中央圖書館有一筆建築費存在中英庚款董事會，因戰時無法興建，而國幣又正迅速貶值，因此責成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後為首任館長的蔣復璁先生進行蒐購。

民國 29 年 1 月，蔣復璁先生用化名先往香港，與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葉恭綽接洽，隨又潛赴上海，經與有關人士商議，決定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以避敵偽耳目，對外蒐購善本古籍。在蔣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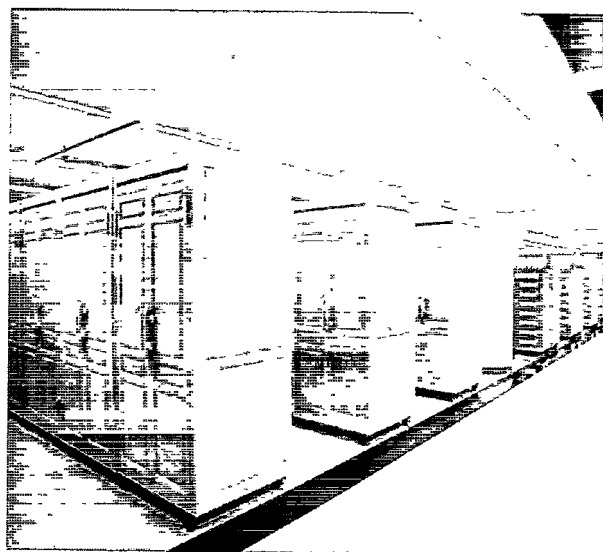


離開後，「同志會」接著展開工作，由張壽鏞負責版本與價格的審定，何炳松負責經費的收支，鄭振鐸負責跟書商及藏書家接洽，並兼圖書的保管、編目，版本收藏家張鳳舉參與採訪，葉恭綽則負責香港方面的蒐購及主持由滬寄港精品的轉運事宜，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鴻寶亦從後方跋涉至滬、港兩地協助工作。此外，張元濟雖早曾聲明「不與於辦事之列」，但對收書情況仍多有諮詢。這樣下去，江南著名藏書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等私藏珍本大都被購得，收歸國有。直到民國30年12月，太平洋戰事爆發，上海局面日益動盪，蒐購古書的行動不得不停止。雖然只有短短差不多兩年時間，卻適時購得善本48,000多冊，可稱豐碩。「同志會」在上海所蒐善本，最初先郵寄到香港，再轉運至重慶，因轉運費用過鉅，只運過一次，餘下的書便都留在香港，後來局勢危急，準備運美，寄存於國會圖書館，不料香港淪陷，盡被日軍劫走。戰後經我駐日軍事代表團深入查證，終在東京帝國圖書館地下室及伊勢原鄉下搜獲這批珍貴古籍，值得慶幸。

三、同志有心齊戮力

當初，上海既已大半淪陷，「同志會」搶救古籍行動的艱辛，不言而喻，而諸人憑藉堅定的信念和處處以國家為重的情操，始終堅守崗位，委實讓人敬佩。試拿鄭振鐸作例子，在他的《求書日錄》中記載著：

有一個時期，我家裡堆滿了書，連樓梯旁全都堆得滿滿的。我閉上了門，一個客人都不見，竟引起不少人的誤會與不滿，但我不能對他們說出理由來。……爲了保全這些費盡心力搜羅訪求而來的民族文獻，又有四個年頭，我東躲西避著，離開了家，蟄居在友人們的家裡，慶弔不問，與人世幾乎不相往來。我絕早的起來，自己生火，自己燒水、燒飯，起初是吃著罐頭食物，後來，買不起了，只好自己買菜來燒。在這四年裡，我養成了一個人的獨立生活的能力，學會了生火、燒飯、做菜的能力。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做了些什麼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說：爲了搶救並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

鄭氏對搶救國家文獻的執著與付出，讓人不禁感動。

其實，除了「同志會」諸人外，也有爲搶救這些國家文化遺產而同樣默默奉獻一己心力的，如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主任陳君葆，當「同志會」所蒐集的善本古籍以香港爲中轉站或暫存地時，即協助保管工作。後來香港淪陷，日軍查封圖書館，陳君葆仍在監視下埋首整理其中藏書，不久，他眼見這些善本古籍運離香港大學，憂心如焚。到了戰爭結束，他立刻展開追查，在他得知外國友人將隨遠東委員會到日本審查戰爭罪行後，便託請代爲留意該批書籍的下落，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外國友人來信帶給他於東京帝國圖書館發現該批善本書的好消息，於是他隨即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請加速追尋失書。結果，書總算找回來了。事見1999年4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陳君葆日記》。

在戰亂中爲國家蒐購善本圖書，藏書家的態度亦是重要關鍵，「同志會」諸人對此可說耗費許多精神。就拿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來說，宋元所刊固然珍貴，而所藏明刊本、抄校本尤其重要，因此當劉氏準備出售藏書，各方都將眼睛盯得很緊，日本人還打算出價60萬元收購，但經「同志會」諸人「出其全力，以說動書主，大義、私交，無話不說盡」（「同志會」第8號工作報告書中語），劉氏最後



以 25 萬元低價出售給本館，使所藏繼續保留在國內，亦不失為一種貢獻。

總之，憑藉有心人士諸多付出以及本館前輩同人努力，抗戰期間大批珍貴文化遺產得以保存下來，無論在文化史或本館館史上，都是不容忽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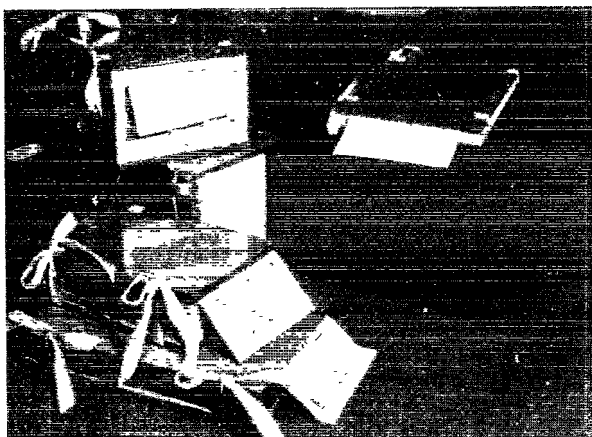
四、指掌滿溢是書香

本館從成立籌備處開始，歷經抗戰、復員、遷臺，而至今日，無不以蒐集歷代珍貴圖書文獻為重要職掌，前面所記，僅是其中經過之一。目前館藏善本古籍逾 12,000 部，不但數量多，且具備相當文獻價值，茲就戰時滬購善本略舉數例說明如下：

1. 《東都事略》130 卷，宋王稱撰，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宅刊本。此書是南京人所修北宋九朝帝王史，宋刻宋印。目錄後有刻書牌記，聲明禁止翻印，可佐證當時刻書事業的發達。
2. 《宋太宗皇帝實錄》存 12 卷，宋錢若水、楊億等撰，宋理宗時館閣寫本。此為現今僅存的宋代皇帝實錄，亦館藏最早的官書寫本。書中發現有用雌黃塗抹誤字，再重新寫上正字；各卷卷末並記書寫、初校、覆校諸人姓名。
3. 《會通館印正宋諸臣奏議》150 卷，宋趙汝愚編，明弘治 3 年（1490）錫山華氏會通館活字印小字本。明無錫華燧會通館是我國銅活字印書的創制者，此為該館現存最早銅活字印本。因屬草創，故墨色不均，行列亦參差，卻不失在我國印刷史上所代表的意義。
4. 《金石昆蟲草木狀》27 卷，明文倬女士編，明萬曆間彩繪底稿本。文倬是明代著名畫家文徵明的玄孫女。此底稿本有繪圖 1,300 餘幅，大抵根據明代內府珍藏及文氏家藏本草圖摹繪而成，為研究古代我國藥材的罕見資料。
5. 《經進周曇詠史詩》3 卷，唐周曇撰，影抄宋刊本。舊日藏書家特別重視宋元版，遇一孤本，常請名手臨寫，力求逼肖原書。此本甚至連原刊蟲蛀處亦仔細勾畫，又描摹清帝印記，幾可亂真。

6. 《註東坡先生詩》存 19 卷，宋施元之、施宿、顧禧註，宋嘉定 6 年（1213）淮東倉司刊本。此本宋刻宋印，且以編年為次，考證亦稱詳實。清光緒末年書歸湘潭袁思亮，後袁宅大火，幸賴家人搶救，僅傷及各冊周邊。上海圖書館新購翁氏藏本，存 32 卷，可互補。
7. 《此山先生詩集》10 卷，元周權撰，元至正間刊本。集中多周氏與當時名流唱和的詩作，寫刻精美，為海內外僅存孤本。
8. 《唐詩》716 卷，清錢謙益、季振宜同編，清初錢、季二氏遞輯底稿本。此大抵剪貼明刊諸唐人集，細加校勘而成，每家又各附小傳，為研究唐詩的重要文獻，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即承襲于此。

自下期開始，本專欄將分期由特藏組同人或學者專家撰文介紹館藏珍貴圖書文獻，每期 2 或 3 則，每則 500 至 1,000 字不等，並附書影。本館館刊早闢有「善本書志」專欄，重在考證；近年又曾編印《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一書，精裝 12 冊，以陳述版本資料為主，都無非提供學者研究參考。本專欄則針對非古籍部門的圖書館員及一般讀者，偏重每部善本書的特色、內容和價值，或亦旁及入藏經過、有關版本常識等，希望能夠與同好就我國古代圖書文化相互切磋，而又吸引讀者閱讀古籍原典的興趣。最後，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館藏善本書籍